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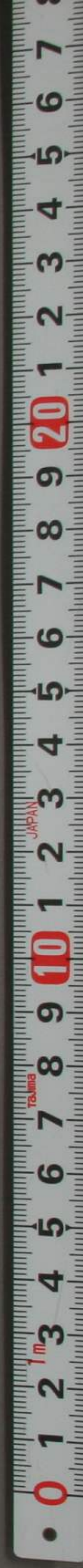


水滸傳

卷五十四至五十六



遠東
2339
18



續編
2339
卷 18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五十四

聖歎外書

第四十九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三打祝家變出三樣奇格知其本大如海而
我之所尤為歎賞者如寫樂廷玉竟無下落
嗚呼豈不怪哉夫開莊門放弔橋三祝一樂

第一才子書
一○齊○出○馬○明○明○在○紙○我○得○而○讀○之○也○如○之○何○
三○祝○有○殺○之○人○廷○玉○無○死○之○地○從○此○一○別○杳○
然○無○迹○而○僅○據○宋○江○一○聲○歎○惜○遂○必○斷○之○為○
死○也○吾○聞○昔○者○英○雄○知○可○為○則○為○之○知○不○可○
為○則○瞥○然○颺○去○譬○如○鷹○隼○擊○物○不○中○而○高○飛○
遠○引○深○自○滅○跡○者○如○是○等○輩○往○往○而○有○即○又○
惡○知○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則○廷○玉○當○亦○未○死○
然○吾○觀○扈○成○得○脫○終○成○大○將○名○在○中○興○不○可○

滅○沒○彼○豈○真○出○廷○玉○上○哉○而○顯○著○若○此○彼○廷○
玉○非○終○貧○賤○者○而○獨○不○為○更○出○一○筆○然○則○其○
死○是○役○信○無○疑○也○所○可○異○者○獨○為○當○日○宋○江○
之○軍○林○冲○李○俊○阮○二○在○東○花○榮○張○橫○張○順○在○
西○穆○弘○楊○雄○李○逵○在○南○而○廷○玉○當○先○出○馬○乃○
獨○衝○走○正○北○夫○不○取○有○將○之○三○面○而○獨○取○無○
將○之○一○面○存○此○一○句○之○疑○誠○不○能○無○未○死○之○
議○然○吾○獨○謂○三○鼓○一○砲○之○際○四○馬○勢○如○峒○虎○

第五才子書 打祝家莊 貴華堂

使○此○時○廷○玉○早○有○所○見○力○猶○可○以○疾○按○三○祝
全○軍○不○動○其○如○之○何○而○僅○以○身○遁○計○出○至○下
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驗○也○曰○然○則○獨○走○正○北
無○將○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無○將○之○面○也
宋○江○軍○馬○四○面○齊○起○而○不○書○正○北○當○是○為○廷
玉○諱○也○蓋○為○書○之○則○必○詳○之○詳○之○而○廷○玉○刀
不○缺○鎗○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即○廷○玉○不○至○於
死○廷○玉○而○終○亦○至○於○必○死○則○其○刀○缺○鎗○折○鼓

衰○箭○竭○之○狀○有○不○可○言○者○矣○春○秋○為○賢○者○諱
故○缺○之○而○不○書○也○曰○其○并○不○書○正○北○領○軍○頭
領○之○名○何○也○曰○為○殺○廷○玉○則○惡○之○也○嗚○呼○一
樂○廷○玉○死○而○用○筆○之○難○至○於○如○此○誰○謂○釋○史
易○作○釋○史○易○讀○乎○耶
史○進○尋○王○教○頭○到○底○尋○不○見○吾○讀○之○胸○前○彌
月○不○快○又○見○張○青○店○中○麻○殺○一○頭○陀○竟○不○知
何○人○吾○又○胸○前○彌○月○不○快○至○此○忽○然○又○失○一

卷五十四 貴華堂

樂○廷○玉○下○落○吾○胸○前○又○將○不○快○彌○月○也○豈○不

知○耐○菴○專○故○作○此○鵝○突○之○筆○以○使○人○氣○悶○然

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氣○悶○便○是○辜○負

耐○菴○故○不○忍○出○此○也

第○二○連○環○計○何○其○輕○便○簡○淨○之○極○三○打○祝○家

一○篇○累○墜○文○字○後○不○可○無○此○捷○如○風○明○如○玉

之○筆○以○揮○灑○之

話○說○當○時○軍○師○吳○用○啓○煩○戴○宗○道○賢○弟○可○與○我○回

山○寨○去○取○鐵○而○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

侯○健○玉○臂○匠○金○大○堅玄之又玄可○教○此○四○人○帶○了

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戴○宗○去○了

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牛○擔

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

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癡○鹵○年○幼○不○省○人○事○悞○犯

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許○祝

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縲○綬○如○蒙○將

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
 話祝家莊那廝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
 行兵報警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
 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
 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
 莊拿了這箇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
 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
 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

穀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

忽然接來

一按按住遂令祝家西臂亦斷妙絕

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

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
 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遞你處你可就縛在彼若
 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
 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養在宋太公
 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里自有箇道理扈成道今
 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

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西臂已斷宋江道你

若是如此便強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謝了去孫立

便把旗號上改換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

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好莊上墻裏望見

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樂廷玉聽得是登州孫

提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是我

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

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帶橋開莊門放帶

寫莊門帶橋以爲一篇節目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

衆人講禮已罷樂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

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下文書劃調我來此

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

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

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軍馬是遠來不知頭路語不好衝

突特地尋覓村里從小路間到莊後入來拜望仁

兄樂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

殺已拿得他幾箇頭領在莊裏了、只要捉了宋江
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正如
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
助、捉拿這厮們成全兄長之功、樂廷玉大喜當下
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吊橋、關上了莊
門、拽吊橋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
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
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樂廷玉引孫立

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
這箇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
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
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
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坐、孫
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
勝敗、衆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
引了樂大娘子、叔伯姆、兩箇去後堂拜見宅眷、姪

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箇是我兄弟好指着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好指着鄒淵鄒閏道這兩箇是登州送來的軍官好祝朝奉併三子雖是聰明却見他又有老小一併許多行李車仗人馬二又是樂廷玉教師的兄弟三那里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待衆人飲酒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提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遼莊上來了祝彪道第一日只寫祝彪出

莊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弔橋出莊門放

弔橋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早迎見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箇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鬪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兩箇在獨龍岡前約鬪了十數合不分勝敗花榮賣箇破綻撥回馬便走賣箇破綻撥馬便走當知此日將令原只要如此俗本自增引他趕來四字失之千里祝彪正待要縱馬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

休要去趕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

勒轉馬來不趕領回人馬投莊上來拽起弔橋莊投

上拽弔橋看花榮時已引軍馬回去了可知祝彪直到

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

日拿得甚賊祝彪道這廝們夥裏有箇甚麼小李

廣花榮鎗法好生了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廝走了

我却待要趕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廝好弓箭因此

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

箇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開中衆人皆喜至晚

席散又歇了一夜到第四日午牌提忽有莊兵報

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堂下祝龍祝虎祝彪

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第二日寫三祝遠

遠地聽得鳴鑼鑼鼓吶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

這里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邊藥廷玉右邊孫提

轄祝家三傑并孫立帶來的許多人伴都擺在門

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

躁先祝龍喝叫放下吊橋綽鎗上馬引一二百

人馬大喊一聲直透林冲陣上莊門下攔起鼓來

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

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

各回了馬可知祝虎大怒次祝提刀上馬跑到陣

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

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兩箇鬪了

三十餘合又沒勝敗可知祝彪見了大怒三祝便

綽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透到陣前宋江隊裏

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搶出來戰祝彪孫

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心中忍耐不住故意

疑便喚孫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

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騅

馬是尉遲此句乃補寫第四備上鞍子扣了三

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鎗上馬祝家莊上

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可知宋江陣上林冲

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可知孫立早跑馬

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廝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

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

江陣內鸞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眾人看時乃

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

兩箇鬪到五十合孫立賣箇破綻讓石秀一鎗攔

人來虛閃一箇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

直挾到莊前撇下喝道把來縛了只如祝家三子

把宋江軍馬一攪都趕散了一趕便散三子收軍

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

道共是捉得幾箇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

箇時遷次後拿得一箇細作楊林又捉得一箇黃

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箇王矮虎陣上拿得兩

箇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箇石秀這廝正

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箇了孫立道一箇也不

要壞他戲事只如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酒飯將

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只如戲事他○日○拿

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箇○祝

家○莊○三○饒○真會說只如戲事祝○朝○奉○謝○道○多○幸○得○提○轄○相

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

石○秀○自○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

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

上○人○一○發○信○他○自註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閏

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

鄧○飛○見○了○鄒○淵○鄒○閏○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

便○透○箇○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

裏○面○又○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將寫第五日却先詳此數筆甚妙

至○第○五○日○提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閒○行○當○日○辰

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

做○四○路○此處說分兵四路下却只寫三路奇矣又正少樂廷玉一路更奇之奇也蓋其用筆

之○妙○都○非○世○人○所○知○矣○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

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准○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鈎

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妙只如戲筆已捉者惟恐餓壞禾

捉者又恐失手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率

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

當先一箇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

阮小二正東上先約有五百以上人馬次叙正西

上又有五百來人馬正西上先當先一箇頭領乃

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次叙正南門

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箇頭領乃是

沒遮攔穆弘病關索楊雄黑旋风李逵正南上頭

段三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樂廷玉

聽了道今日這厮們厮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

人馬出後門一箇山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此一

結果樂廷玉矣不惟不知其如何祝龍道我出前門

何殺死亦并不知人馬為誰也祝龍道我出前門

兩箇出殺這正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

三箇出殺那西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自出前門

四箇都出去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

了酒偏寫細事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遶出莊門

其餘的都守莊院門樓前吶喊此時二字妙又用一法提動

鄒淵鄒閏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鄒淵鄒閏在監

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解珍解寶在後門孫新

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孫新樂和在顧大嫂先撥軍

兵保護樂大娘子妙却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

楚只聽風聲便乃下手顧大嫂在堂前已上一段寫人人磨擦事事齊備

且說祝家莊上搗了三通戰鼓放了一箇砲把前

後門都開前後莊門都開了放下弔橋放下弔橋一齊殺將

出來都殺出去了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里分投去廝

殺臨後二字妙又用一法提動孫立帶了十數箇軍兵立在

弔橋上妙絕如錦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

起在門樓上妙絕如火如錦樂和便提着鎗直

唱將入來妙絕如錦鄒淵鄒閏聽得樂和唱便忽哨

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

十箇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架上拔

了鎗妙絕如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妙絕

如直透入房裏把廬心有婦人一刀一箇盡都殺了

祝家一祝朝奉見頭勢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時早

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祝朝奉那十數箇好漢

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

放把火黑燄冲天而起妙絕如火如錦已上

四起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祝虎見莊裏

火起先透回來祝虎從前孫立守在吊橋上妙絕大

喝一聲你那廝那里去攔住吊橋是以通箭勒祝

虎省口便撥轉馬頭再透宋江陣上來這里呂方

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和人連馬棚翻在地衆

軍亂上剝做肉泥祝虎前軍四散奔走孫立孫新

迎接宋公明入莊百忙中先定主將真東路祝龍

關林冲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祝龍望後到得吊

橋邊是以勒馬見後門頭解珍解寶妙絕把莊客的

屍首一箇箇攏將下來火燄裏祝龍急回馬望北

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風○踉○身○便○到○輪○動○雙○斧○早○砍○

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李○逵○只○一○斧○

把○頭○劈○翻○在○地○祝龍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

回○直○望○扈○家○莊○投○遼○祝彪又變一法却被扈成叫

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見○宋○江○恰○好○遇○着○李○

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祝彪畢已上一段寫

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便○看○着○扈○成○

砍○來○扈○成○見○局○面○不○好○投○馬○落○荒○而○走○棄○家○逃○命○

投○延○安○府○去○了○後○來○中○興○內○也○做○了○箇○軍○官○武○將○

百中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直○搶○入○扈○家○莊○

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箇○快人

快叫○小○嘍○囉○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

賦○稍○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快人

快却○回○來○獻○納○再○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

下○衆○頭○領○都○來○獻○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

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紀功也宋江見了大

喜道只可惜殺了樂廷玉那箇好漢正嗟歎間

不見有一筆寫到樂廷玉相持以及被殺之事至此忽然嗟歎其殺了可惜文法疏奇之甚皆學史

公筆也。讀此回至不曾見樂廷玉如何死與前文史進尋王進不見張青店中頭陀不知何人三

事俱極悶悶乃作者固開人報道黑旋風燒了扈

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投

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

風一身血污腰裏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

唱箇大喏極盡悲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

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

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

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

手順望扈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

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

宋江說只可惜殺了樂廷玉那漢李逵偏道他家只可帶走了扈成那厮二語天然成對妙絕

莊上被我殺得一箇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厮誰

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牛擔酒前來投

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

違了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

那廝前日教那箇鳥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今却

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

舅丈人忽然將上文一文青公案再一勾宋江喝

道你這鐵牛休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

有箇處置你這黑廝拿得活的有幾箇李逵答道

誰鳥耐煩見着活的便砍了非為黑旋風快心滿意正為一文青死心

塌地也用筆之巧如此宋江道你這廝違了我的軍令本令

斬首且把殺祝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

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

得快活所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三打祝

疎密並行真是奇事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

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

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起這

鍾離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

不可屈壞了好人。前文極寫石秀狠毒至此忽然作石秀勸宋江語作者正深表

宋江之狠毒更過於石秀也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

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箇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

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為

鄉民不是你這箇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箇村坊

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饒

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

江又道極寫宋江奸猾轉變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

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

米一石以表人心。忽然相忘便放出狠毒直要洗蕩村坊忽然提着便裝出仁心

又賜糧米一石接連二事絕不相蒙頂刻之間做人兩截寫宋江內小人而外君子真是筆筆如鏡

就着鍾離老人為頭給散老人一面把祝家莊多

餘糧米盡數裝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

其餘牛羊騾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

得糧五十萬石。收足出軍本題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

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珍

已上吳學究一掌連環計

解寶鄒淵鄒閏樂和顧大嫂并救出七箇好漢孫
 立等將自己馬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
 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當有村坊鄉民扶
 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
 馬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連夜便回山寨話分兩
 頭且說撲天鵬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閉門
 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嘗嘗去探聽祝家莊消息
 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入來報

編初先
 按下李
 應而編
 後先收
 應成
 李應不

取宋江
 羊酒而

終歸山
 泊扈成
 獻宋江
 以羊酒
 而反佐
 中與皆
 作者立
 篇命格
 之大略

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部漢到莊突如便問
 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弔
 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為避出
 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
 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奇下面一箇押番奇幾
 箇虞候奇階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奇李應拜罷
 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
 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

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
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
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段金銀你如何賴得
過李應告道小人不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
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
理明白妙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
家分辯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縛了衆人簇擁知
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箇是杜主管杜興又突
如其

來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
帶去妙也與他鎖了一行人出莊門當時拿了
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脚不停地解來奇絕行不
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
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奇絕林冲大喝道梁
山泊好漢合夥在此奇絕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
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奇絕宋江喝叫趕上奇
絕妙衆人趕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若趕上時也把

這箇鳥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奇絕便與李應

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

箇騎了奇絕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

幾時如何奇絕妙絕真是不勞李應道却是使

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

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

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幾日打

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不遲當下不繇李應杜

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筆下一行

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

衆人搥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到

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圈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

頭領都相見了兩箇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

可兩箇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

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

小人下山則箇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

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

人却回那里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

山來奇絕李應看時却見是自家的莊客并老小

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

來隨後又有兩箇巡簡引着四箇都頭帶領三百

來士兵到來抄扎家私又補出一番奇事奇絕妙絕把我們好

好地教上車子將家裏一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

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又向妻子

已上吳

學究二

掌連環

口中決絕一句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是蓋宋江都下廳伏

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

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

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

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

小在彼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

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

官人你看我叫過兩箇巡簡并那知府過來相見

妙○那○扮○知○府○的○是○蕭○讓○妙○奇扮○巡○簡○的○兩○箇○是○戴○宗○

楊○林○妙○奇扮○孔○目○的○是○裴○宣○妙○奇扮○虞○候○的○是○金○大○堅○

侯○健○妙○奇又○叫○喚○那○四○箇○都○頭○却○是○李○俊○張○順○馬○麟○

白○勝○妙○奇李○應○都○看○了○目○睜○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

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

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

鄒○淵○鄒○閏○杜○興○樂○和○時○遷○女○頭○領○扈○三○娘○顧○大○嫂○

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

小○三○軍○自○有○犒○賞○正○廳○上○大○吹○大○搥○衆○多○好○漢○飲○

酒○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

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

我○當○初○在○清○風○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文○情○如○濕○布○干○尺○當○

頭○挂○懸○懸○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

有○箇○女○兒○招○你○為○婿○明○是○一○丈○青○矣○却○又○作○此○一○閃○真○是○靈○心○利○筆○處○處○引○人○

入○勝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

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

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

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衆

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箇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

結為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

口兒三字繫合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

稱頌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

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

頭領酒店裏有箇鄆城縣人在那里誰要來見頭

領晁蓋宋江聽得報了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山

來入夥足遂平生之願正是恩讎不辯非豪傑黑

白分明是丈夫畢竟來的是鄆城縣甚麼人且聽

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五十五

聖歎外書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此篇為朱雷二人合傳前半忽作香致之調
後半別成跳脫之筆真是才子腕下無所不
有

寫雷橫孝母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活畫
出一箇孝子寫朱仝不肯做强盜亦不須繁
辭只落落數筆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腸笑
宋江傳中越說得真切越哭得悲痛越顯其
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於名節愛身
體越見其以做强盜為性命也人云寧犯武
人刀莫犯文人筆信哉

景之奇幻者鏡中看鏡情之奇幻者夢中圓

夢文之奇幻者評話中說評話如豫章城雙
漸趕蘇卿真對妙景焚妙香運妙心伸妙腕
蘸妙墨落妙紙成此妙裁也雖然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江瑤柱連食當復口臭何今之弄
筆小兒學之至十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雙漸趕蘇卿妙絕處正在只標題目
便使後人讀之如水中花影簾裏美人意中
蚤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當時真

第五才子書 誤失小衙內
盡說出亦復何味耶

雷橫母曰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
看着這箇孩兒此一語字字自說母之愛兒
却字字說出見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
之際大都百無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與之
食則得食子不與之食則不得食者也子與
之衣服錢物則可以至人之前子不與之衣
服錢物則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睜睜

地只看孩兒政如初生小兒眼睜睜地只看
母乳豈曰求報亦其勢則然矣乃天下之老
人吾每見其垂首向壁不來眼睜睜地看其
孩兒者無他眼睜睜看一日而不應是其心
悲可知也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又不應
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
而終又不應是其心夫而後永自決絕誓於
此生不復來看何者爲其無益也今雷橫獨

令其母眼睜睜地無日不看然則其日日之
 承伺顏色奉接意思為何如哉陳情表曰臣
 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雷橫之母亦曰若是這箇孩兒有些好歹老
 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聲讀之如聞
 夜猿矣

話說宋江主張一文青與王英配為夫婦眾人都
 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

前不接
 後不續
 忽然一
 現如院
 本之樣
 于

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
 一夥客人經過小樓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
 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
 分例酒食先使小較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
 即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異朱貴早把船送
 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寫宋江獨拜
我咄咄之色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
我不欲讀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

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

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畱住宋江道天與之

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

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

是蓋直性人至今未見雷橫好處故又獨問朱全寫得性情都有然其實是借此一筆為下作引也

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叅做本縣當牢節級先放在此筆法

最好○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宛齒把話來說雷橫

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第

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徒以有老母在○正寫雷橫大孝反顯宋江不

筆○端○妙○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畱不

往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

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亦先放此一筆以見下文拘關中不是無錢使

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山泊每添一番人馬必換一番調遣此忽

將雷橫上山揮放未及調遣之前有雲斷月出之妙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

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

此一段
又是一
篇大排
調文字

寨職事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何至是蓋不及與聞筆筆

寫宋江咄咄之色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

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上無晁蓋下無吳用公然

蓋咄咄孫新領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

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西山新店○再令時遷

去擊助石勇北山新店○樂和去擊助朱貴

人鄭天壽舊於鴨嘴去擊助李立

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箇頭領

招接四方入夥好漢酒店為一山眼日故一丈青

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王矮虎舊於鴨嘴金

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箇守把二童舊於西

人舊鴨嘴灘小寨鄒淵鄒潤叔侄兩箇守把新人

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舊人解

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山前三座大關舊令杜

人新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宋萬舊於金

舊人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舊人阮家三

第五才子書 誤失小衙內 賈華堂

雄守把山南水寨舊人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新人

未打家家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敬

應杜興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應

臺陶宗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

旗戰襖舊人朱富宋清提調筵宴朱富

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李雲蕭讓金

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

政司賞功罰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

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呂方

耳房馬麟舊管晁蓋宋江吳用居于山頂寨

內中花榮秦明居于山左寨內左軍林冲戴

宗居于山右寨內右軍李俊李逵居于山前

前軍舊張橫張順居于山後後軍楊雄石

秀守護聚義廳兩側新人一班頭領分撥

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

甚是齊整每每一番大發放後便有一篇再說雷

前來無
數雄奇
震駭之
篇忽於
此卷別
下點染

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一篇提綱更換些衣服賣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學問的李小二引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

抑之
調如游
太華歸
忽登虎
丘也

箇東京新來打楚的行院字法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反借此句顯出雷橫出色人物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柵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字法或是戲舞一般技藝或是吹彈又或是歌唱又一般技藝真賺得那人山人海或價看稱述都頭如何不去駿一駿從史端的是好箇粉頭又自家贊賞一句聲聲雷橫聽了又遇心開四字不但寫雷橫肯去之故亦已先伏後文無錢之教矣便和那李小二

運到拘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挂着許多金字帳額

旗桿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法字

第一位坐了坐得不穩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

本法字那李小二人叢裏撒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

頭腦去了李小二既已引入便隨手放去妙字法院本下來只見一

箇老兒法章裹着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

繫一條皂絲拿把扇子上來開科字法道老

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邁只憑女

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句法七字

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法章參拜四方好看

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好看拍下一聲界方三

看念出四句七言詩道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

瘦小羊肥定場詩只是尋常歎世語耳却偏直貫人雷橫雙耳真是絕妙之筆第一句

言于望母第二句言母念子天下豈人生衣食真

有無母之人哉讀之能不淚下也

難事四句並不聯貫而實聯貫入妙者彼固以四句七字說盡世不及鴛鴦處處飛一二句刺入雷

入合棚衆人耳。到第四句。忽然轉到自家身上。顯

出與知縣相好。只四句詩。便將一回情事。羅撮出

來。才子妙筆。有一無兩。俗本失此一段。可謂食

蜂蟻。乃其整矣。此書每每橫插詩歌。如五臺

亭裏。瓦官寺前。黃泥岡上。雷橫聽了喝聲。采

鴛鴦樓下。皆妙不可言。雷橫聽了喝聲。采

喝采。是動心前二句。不是感傷後二句也。那白

三字中。並無一孝子字。而已活寫出孝子來。那白

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

段風流韞籍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我

見其書。只是題目。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

已文妙無雙矣。極省。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務頭

章法。這白玉喬按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

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來

如畫。這一回便是觀交鼓兒的院本。字法。笑樂院

是交鼓院本。便合棚衆人。不得不為纏頭。如白

耐菴自己。每回住處。必用驚疑之筆。即其法也。白

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

上過旺地上行。全副構欄語句。手到面前休教空

過。四字不通口。頭便語。乃入下。白玉喬道。我兒且

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如畫。白秀英托着盤子先

到雷橫面前青龍頭上第一座絕倒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

時不想並無一文絕倒○只並無一文四字費耐

時便寫一句得了一大包金銀以表雷橫不同貧

乞人之並無一文又於遇李小二時再寫一句又

值心開以表雷橫亦不謂自己身邊並無一文如

此便令上文青龍一座既不夢夢下文又羞又惱

都有因辭也若俗手亦復解寫並無一文四字何

曾少缺一點一畫而彼此相較遂如金泥才與不

才豈計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

道里以合棚之罪歸之不堪官人坐當其位四字尤可

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不堪頭醋不釀二醋薄乃

出箇標首法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

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

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講折得不堪之甚雷橫道我賞

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來白

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

子不堪之甚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恰好

惡毒之甚白法玉喬叫道法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

裏人村裏人罵女兒却是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

罵雷橫妙妙法

去自問曉事的恩官贊別人却又是告箇標首雷

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

子弟門庭時字狗頭上生角不堪之甚惡毒衆人

齊和起來旁襯一句尤極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

奴字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

的字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

縣雷都頭此一視却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

都筋頭字隨口相混雷橫那里忍耐得住從坐椅

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

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

回去了拘欄裏人一闕盡散原來這白秀英却和

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

城縣開拘欄鴛鴦處處飛那花娘字法李賀詩

字味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

送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拘欄意

在欺騙奴家好知縣聽了大怒道好快寫狀來這

箇喚做枕邊靈法句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

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

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撒嬌

撒癡不認知縣不行一路都寫花娘有死之道立等知縣差人

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其枷來

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第一段責枷○逐段詳寫

性起其辭來者漸也那婆娘要選好手寫花娘有死之道又去知縣

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拘欄門首第二日那

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拘欄門

首第二段號令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

公人如何肯緝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

奈何了他只是一怪寫花娘有死之道走出拘欄門去茶

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

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到做

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

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緝扒他便了白

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

此篇將雷橫朱

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拚一拚把雷橫拚

全分作兩段文

扒在街上第三段人關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

字第一

送飯新鳥啾啾老羊羸看見兒子喫他拚扒在那

段寫雷

里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

是眞孝

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觀出美錢財直這般好使

不比宋

誰保得嘗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

江孝父

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里要拚我

是假孝

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苦害我

們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

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

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

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頭罵一頭先解拚扶

勢我且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

茶房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

生出下文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

甚麼那婆婆那里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

騎萬人壓亂人人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

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

婆賤人怎敢罵我第四段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

你須不是郟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

掌把那婆婆打箇踉蹌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英

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第五段毒打凡

一柳這雷橫已是脚頂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

怒從心發與前喝采句應俗本此扯起柳來望

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柳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

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揮

不得情知死了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

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

卽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隣佑人

等對屍簡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

了並無難意從以有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

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全然忽

轉出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

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

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全道。老身年

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絕世妙文絕世

奇文讀之乃覺陳情表不及其沉痛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讀之其能不淚下也望煩節

級哥哥看日嘗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

看觀看觀。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

不必來送。不是朱全包辦亦圖收住老娘也設無此句送飯何日是了小人自

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

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

命也便休了。絕世妙文絕世奇文陳情表不及沉痛朱全道。小人專

記在心。美髯生平一片之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

了。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極寫其難以表朱全

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

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

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

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

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

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橫曲曲折折生朱仝引了

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

數里地見箇酒店朱仝道合三句是箇我等眾人

就此喫兩碗酒去眾人都到店裏喫酒朱仝獨自

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

雷橫敘得直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

母可謂子與子言星夜去別處逃難這里我自替

你喫官司髻真絕倫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

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縣

怪你打死了他太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

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况兼

我又無父母樹念惟孝子能知孝子筆筆妙絕

此語雷橫能得之於朱仝而朱家私儘可賠償你顧前程

第五才子書 誤失小衙內 賈瑞堂

萬里快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

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雷橫傳畢星夜自投梁山

泊入夥去了徒以有老母在不在話下却說朱仝拿這空

枷擄在草裏細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

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

朱仝故意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

衆人來縣裏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

被雷橫走了在逃無復情願甘罪無辭雷橫為母朱仝為友

寫得一樣慷慨○雷橫招承並無難色徒以有老母在朱仝情願甘罪無辭徒以吾友有老母在也

兩句合來不過十數字而其勢遂欲與史公遊俠諸傳分席爭雄洵奇事也知縣本愛

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

朱仝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辭

申將濟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

了却解朱仝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三十

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仝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

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間自有人送

衣服盤纏先齎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
 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
 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公人押朱
 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
 俗貌如重裘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
 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
 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
 自回只說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

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
 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
 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侍立知
 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
 這里句句寫出愛惜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
 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
 此重罪句句寫出愛惜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
 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爲何打

死了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為義氣上放了他

寫出愛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只

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

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

完母子恩愛又接出父子恩愛來奇文妙筆是聯

是斷。母無不愛之子而老婦愛子尤劇父亦無

不愛之子而幼子可愛尤甚雷橫老娘知府衙內

似斷却連似連仍斷作者命意之妙當於筆墨之

外尋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

是第情漸漸生出來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

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鬍

子抱不要別人抱只要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

府愛惜朱全固也此却寫到知府愛惜朱全美髯

夫雲長製囊珍護茂先不復御被靈運臨刑猶施

維摩此皆自有髯自惜之而此知府乃休要囉

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要抱了要

朱全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鬧走要一回

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

來知府教抱去要是第四段看他文情漸漸生來朱仝抱了小衙內出府

衙前來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

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里去來小衙

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要又買糖和菓子請我

喫知府說道你那里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寫出

愛惜朱仝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挂齒知府

教取酒來與朱仝喫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盒篩

酒連與朱仝喫了三大賞鐘此一不重賞酒單重侍婢蓋此處逗出

侍婢便令後文傳送衙內早晚知府道早晚孩兒要

你晚無禁皆細心安頓之筆也要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要去知府教可自抱是第五段看他文情

漸漸生出來朱仝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為始每

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仝囊篋又有只要本

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倍費用省筆叙抱要時

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

孝提筆點染處忽然又將雷橫大年各處點放

河燈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妳子叫道前

瓶裏盒一行 專為此句耳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

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

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

頭鬚從裏面走出來寫來可愛便活有小兒在紙上也朱全拖在

肩頭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

河燈那時纔交初更時分朱全肩背着小衙內迤

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

小衙內爬在欄干上看了笑要只見背後有人拽

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却

是雷橫喫了一驚筆勢亦跳脫而出讀之喫驚便道小衙內且

下來坐在這裏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要走動

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

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

此雷橫扯朱全到淨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

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逯了宋公明

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

一段另
是一樣
手法

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

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

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

便拜筆筆跳脫而出令人喫驚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

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

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

大義不答寒暄直說來意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見

今夜伺候得着請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滿

木全

不肯落

正是真

正不肯

黏汚身

體不比

宋江假

道學

晁宋二公之意更不商量朱全聽罷半响答應

不得便道先生差矣看他半响答應不得下却失

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他

我自明畫之極心直口快乃犯了該死的罪我因

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真正說得做

是宋江假惺惺語不我自爲他配在這聖天可憐

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

這等的事明畫之極不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

第... 誤失小衙內 買華堂

鬧惹口面不好能自我自兩段下便急接請回句寫出美髯一片水心決決絕絕也

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

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糾合上山端

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有悞朱仝

道兄弟上一段與吳用說此你是甚麼言語寫得

之極一似蜂蟻你不想句我為你母老家寒上出

入懷者妙絕母老家寒四字真正仁人孝子遂覺豪傑肝膽都是亂民放了你去今日你到

來陷我為不義斬劉截鐵大地鑿之吳學究道既

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突然而來

瞥然便去朱仝道說我賤名上覆眾位頭領只如

無半語周旋妙絕一同到橋邊朱仝回來不見了小衙內

筆筆跳脫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

仝道哥哥休尋筆筆跳脫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

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

一同去尋朱仝道兄弟不是要處若這箇小衙內

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上文雷橫娘云若這

箇孩兒有些好歹老身的性命也便休了此忽云若這箇小衙內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

休了開中作一篇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仝幫

住雷橫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徑出城外筆筆朱

仝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里雷橫

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仝道遲

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

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一定直抱到我們下處去

了朱仝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

認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风筆筆跳脫令人喫驚朱仝失驚道

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

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

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里筆筆作奇鬼攫人之勢跳脫之極朱

仝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里李逵唱箇喏

道拜揖寫一箇慌忙一箇作要令我失笑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

這里只論有無絕倒朱仝道你好好的抱出來還我李逵

指著頭上道小衙內頭鬚兒却在我頭上筆筆不猶人跳

脫之極。問衙內却答頭鬚忙者。忙極頭者頭極。令我失笑不已。朱仝看了慌問

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

裏直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

仝乘着月色明朗逕捨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

內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

半箇已死在那里讀至此句失聲一歎者癡也此自耐菴奇文耳豈真有此事哉

當時朱仝心下大怒逾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

人筆筆作奇鬼之狀四下里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

着雙斧叫道來來來筆筆作奇鬼之狀朱仝性

起奮不顧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

身便走筆筆作奇鬼之狀背後朱仝趕來這李逵却是穿

山度嶺慣走的人朱仝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

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筆筆作奇鬼弄人之狀。跳脫不可言。

俗本此處又增一句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

他不上趕來趕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趕急

走慢趕慢行不趕不走三句寫得墨氣淋漓。却是極省之筆。看看趕

入一箇大莊院裏去了○竟是奇鬼身分○讀書須要留心如此篇但能留心

記得美髯所配州名則此座大莊院便不喫他一驚也朱仝看了道那厮既

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仝直趕入莊院內廳

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仝道想必

也是箇官宦之家○不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

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人來○鬼沒神出讀

筆墨之事○遂乃至此○那人是誰○一正是小旋風柴進○跳脫

○此篇另用一樣筆法讀之有野樹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之勢於全書中為變調也問道兀

的是誰朱仝見那人趨走如龍神儀○日八字妙文畫出

王孫別處移用不得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

級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

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不說也李逵二○字對下讀之○殺了小

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

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問官人

高姓柴進答道小可小旋風便是○亦不說姓柴名

風却見小旋風○無端自成關鎖朱仝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下拜

道上下句連此五字乃夾叙也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

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仝隨着柴進

直到裏面朱仝道黑旋風那厮妙如何却敢還入

貴莊躲避柴進道客覆小可小旋風妙如小鳥關口

一接一妙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為是家間祖上有陳

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

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箇愛友和足

下亦是舊交目今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

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

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

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

下歸路竟說明奇絕此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

先生句雷兄句如何不出來陪話此篇真另是一

人猶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寫得真有

之望狀望着朱仝便拜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

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

朱仝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箇

柴進一方相勸朱仝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

風而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

側首出來奇妙之極唱箇大喏却不拜只朱仝見了心

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

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箇苦

死勸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

便去奇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

你願開那一件事不爭朱仝說出這件事來有分

教大鬧高唐州惹動梁山泊直教招賢國戚遭刑

法好客皇親喪土坑畢竟朱仝說出甚麼事來且

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五十六

聖歎外書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進失陷本傳也。然篇首朱仝欲殺李逵一段。讀者悉誤認爲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與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熟鐺趁作煎餅。

順風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嘗言讀書者切
勿爲作書者所瞞。如此一段文字，瞞過世人
不爲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處道破，當
於處處思過半矣。不得以其釋官也而忽之
也。

柴皇城妻寫作繼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
之不得不親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旣已
無兒無女，乃其妻又是繼室，以此而遭人亡

家破之日，其分崩決裂，可勝道哉。繼室則年
尚少年，尚少而智畧不足，以禦強侮一也。繼
室則來未久，來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壓衆心
二也。繼室則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繼嗣
未立，內有帷箔可憂三也。四也。然則柴大官
人即使蚤知禍患而欲斂足不往，亦不可得
也。

嗟乎！吾觀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勢要在地方

無所不為。殷直閣又倚仗姐夫高廉。勢要在
 地方無所不為。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豈不
 甚哉！夫高俅勢要，則豈獨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僅其一也。若高俅之勢要，其
 倚仗之以無所不為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當莫不各有殷直閣其人，而每一高廉，豈僅僅於一殷直閣而已乎？如殷直閣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勢要，其倚仗

之以無所不為者，又將百殷直閣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閣。然則少亦不下千殷直閣矣。是千殷直閣也者，每一人又各自養其狐羣狗隊，二三百人。然則普天之下，其又復有寧字乎哉！嗚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既而高俅必當知之，夫知之而能痛與戢之，亦可以不至於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縱之，甚者此高俅之

所以為高俅也

此書極寫宋江權詐可謂處處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絕者如此篇鐵牛不肯為髯陪話處寫宋江登時捏撮一片好話逐句斷續逐句轉變風雲在口鬼域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菴即何難為江擬作一段聯貫通暢之語而必故為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窮凶極惡乃至敢於欺純是赤子之李

達為裨史之檣杪也

寫宋江入夥後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勸晁蓋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如祝家莊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惡能以權術軟禁晁蓋而後乃得惟其所欲為也何也蓋晁蓋去則功歸晁蓋晁蓋不去則功歸宋江一也晁蓋去則宋江為副眾人悉聽晁蓋之令晁蓋不去則宋江為帥眾人悉聽宋

江○之○令○二○也○夫○出○則○其○位○至○尊○入○則○其○功○至○
 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餘○矣○此○
 宋○江○之○所○以○必○軟○禁○晁○蓋○而○作○者○深○著○其○窮○
 凶○極○惡○為○稗○史○之○禱○祝○也○

劫○寨○乃○兵○家○一○試○之○事○也○用○兵○而○至○於○必○劫○
 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兒○女○投○
 擲○之○戲○耳○而○今○耐○菴○偏○若○不○得○不○出○於○此○者○
 蓋○為○欲○破○高○廉○斯○不○得○不○遠○取○公○孫○遠○取○公○

孫○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楊○林○之○一○箭○斯○
 不○得○不○用○學○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叙○柴○進○失○陷○然○至○柴○進○既○陷○而○又○必○
 盛○張○高○廉○之○神○師○者○非○為○難○於○搭○救○柴○進○正○
 以○便○於○收○轉○公○孫○所○謂○墨○酣○筆○疾○其○文○便○連○
 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虧○公○孫○救○柴○進○虧○
 柴○進○歸○公○孫○也○讀○書○者○切○勿○為○作○書○者○所○瞞○
 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書者宜無不可破之神師也
 玄女之天書而不能破神師者耐菴亦可不
 及天書者也今偏要向此等處提出天書而
 天書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則宋江之所
 謂玄女可知而天書可知矣前日終日看習
 天書此又曰用心記了咒語豈有終日看習
 而今始記咒語者明乎前之看習是詐而今
 之記咒又詐也前日可與天機星同觀此忽

日軍師放心我自有法豈有終日兩人看習
 而今吳用盡忘者明乎前之未嘗同觀而今
 之并非獨記也著宋江之惡至於如此真出
 篝火狐鳴下倍蓰矣

看他過
 接法

話說當下朱仝對眾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
 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

處全在說卸脫卸之法千變萬化而總以使人讀
 之如神鬼搬運全無跡迹為絕技也只如上回已
 賺得朱仝則其文已畢入此回正是失陷柴進之
 正傳今看他不更別起事端而便留李逵做一關

第五才子書 卷五十六 貫華堂

候却又更借朱全怨氣順手帶下遂令讀者深歎美辭之忠而竟不知耐菴之巧真乃文壇中拔趙織立赤幟之材也○每見讀此文者誤認尚是前回餘文小說之不能讀而欲讀天下奇書其誰欺欺小衙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

內乎哥哥將令干我屁事將令與屁合作一句李大哥妙人有此妙語朱全

怒發又要和李逵厮併三箇又勸住了朱全道若

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奇談駭事○總之是耐菴立意要脫

卸到下文非美辭立柴進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

有箇道理只畱下李大哥在我這里便了看他文章過接

奇絕處如星移電掣警然便去不令他人畱目你們三箇自上山去以滿

晁宋二公之意朱全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

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柰

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

寶眷在山上了朱全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

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

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

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

柴進失陷

不可胡亂惹事累人每於事前先逗一線如游絲

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此一句極似承

上文喫緊語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此一句極似無

來屬突然語然却是正筆○只此二筆要三箇自

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仝隨

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

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細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

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裏先使人上山寨報知

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

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

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叙說舊話朱仝道小弟

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

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

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里多日了朱仝便問道

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

自己去問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

不但結朱全并結雷橫謂之兩頭一結法

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
妻子說道近日有人齋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
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全出來拜謝了眾人宋
江便請朱全雷橫山頂下寨陡然將朱雷一結今兩龍齊來入穴看他
何等筆力○開中忽大書宋江便請四字見宋江
之無晃蓋也○又大書山頂下寨四字見宋江之多
樹援也○一筆一劃遂擬春秋豈意釋官有此奇事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
賀新頭領不在話下畢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
朱全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

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裏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
大驚親自到林子裏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
化次日陞廳便行開公文諸處緝捕捉拿朱全正
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
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筆墨周緻又補鄆城縣事不在
話下畢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箇來月開
鐵忽一日輕輕三字生出後見一箇人齋一封書
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看了大

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達便問道須

急插入真是妙筆不得但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

道我有箇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

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厮來要占花

園嘔了一口氣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

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想叔叔無兒無女註出

親往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達道既是大官人去

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以事論之謂是

之故却是正事須看耐菴妙筆莫只看李達妙人也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

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

了幾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達并從人都

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

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達和從人在

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逕入卧房裏來看視叔叔坐

在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既已無兒無女矣

皆所以深明柴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乃其妻又是繼室

進之必親往也

不○易○初○到○此○間○且○休○煩○惱○家○破○人○亡○之○時○只○有○婦○人○哭○男○子○勸○之○理○豈○有

男○子○哭○婦○人○反○勸○之○理○哉○分○明○寫○出○皇○城○家○中○又○無○痛○癢○又○無○緩○急○此○繼○室○之○所○以○為○繼○室○而○柴○進

之○不○得○不○親○往○也○只○繼○室○二○字○直○從○意○匠○恹○淡○處○經○營○出○來○作○文○豈○是○易○事○而○讀○文○又○烏○得○不○難

也○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

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便○伏○交○戰○諸○文○設○無○此○一○語○下○直○取○而○殺○之○可○也○

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

這○里○無○所○不○為○一○部○書○並○不○正○寫○高○俵○一○筆○而○高○俵○之○惡○也○於○斯○益○矣○無○所○不○為○者

一○辭○不○足○以○帶○將○一○箇○事○男○殷○天○錫○來○人○盡○稱○他○盡○之○之○謂○也

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的○勢○要

又○在○這○里○無○所○不○為○高○俵○無○所○不○為○倚○可○限○也○高○俵○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胡○可○限

可○限○也○高○俵○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胡○可○限

也○高○俵○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不

可○限○也○高○俵○伯○叔○兄○弟○之○親○戚○又○當○各○有○其○狐○狗

奔○走○之○徒○又○當○各○各○無○所○不○為○胡○可○限○也○嗟○乎○天

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

縱○不○可○限○之○虎○狼○豈○不○可○限○之○饞○吻○奪○不○可○限○之

凡○肉○豈○不○可○限○之○雞○壑○而○欲○民○之○不○畔○國○之○不○亡

胡○可○得○也○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有○箇

花○園○水○亭○蓋○造○得○好○前○書○高○俵○之○伯○叔○兄○弟○奪○人

妻○女○此○書○高○俵○伯○叔○兄○弟○之

妻舅奪人田宅蓋高俅之黨愈多而高俅之勢愈
赫矣前書高俅因伯叔兄弟奪人妻女而欲誣誅
林冲此書高俅因伯叔兄弟之妻舅奪人田宅而
至禍連甲兵蓋高俅之勢愈赫而高俅之惡愈盈

矣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及的三二十人逕入家
裏來宅子後看了寫得赫赫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

來住寫得赫赫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
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

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
我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

受這口氣一卧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効眼見得

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箇主張便
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嫜放心只

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侄自使人回
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先頓一句
在此者非

表丹書鐵券之即來也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此

字是疊一句法本言便告到官府也不怕他却於

之老大足恃而不謂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

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
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從說知備細李
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忽然提出道理二字

今奸臣一嚇我有大斧在這裡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

量柴進道李大哥哥你且息怒沒來繇和他龕鹵做

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

里指高廉也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

指道君也必道君皇帝方大似他然則他之為他其大何如哉只知這里之有高廉而不知大似

他的身邊之有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

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快論確論我只是

前打後商量五字是李大哥哥生平亦是一大那厮

若還去告狀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亦是下文一

是口頭順便快語而已柴進笑道可知朱全要和你厮併見

面不得本為要雷李逵生出事來故上文寫作朱全怒發耳今偏倒刪此筆以自掩其筆墨

之跡耐菴每每如此這裡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

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為軍偏我不曾

殺人

妙人妙語全是斌媚毫無龜鹵令我讀之解頤

柴進道等我看了頭

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裏請坐於又

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下文突如其來非柴進之所料也正說之間裏面

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裏面

卧榻前只見皇城閣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

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你可

看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讎

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

罷便放了命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不

不哭反勸人勿哭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

極寫繼室二字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

只四字寫盡新死人家相勸人語我家裏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

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成了孝服却

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

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

堂裏哭泣自己磨拳擦掌價氣妙人寫得如畫問從人都

不肯說一發可憐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

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匹獐行的馬獐行妙將引間

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拈竿樂器

城外遊翫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到

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

描寫如畫正與高衙內一樣脚色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

忙出來答應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

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侄柴進殷天錫

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

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卧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

身故待斷七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

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廝枷號起

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闖休恁相欺我家也

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

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好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

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

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好左右與我打這廝衆人

却待動手原來黑旋风李逵在門縫裏張看全是

毫無能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

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翻何等

何等條直欄駕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寫得被李

逵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闕都走了却再拿殷天

錫提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里勸得住看

那殷天錫時早已打死在地只是一頓打却作柴

兩截寫快活

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

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

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

你至性人語純是一團道理在胸中方說得出

此人方能與人同生同死柴進道我自誓書鐵

券護身你更去是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

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時只見二百

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

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翻在廳前堦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

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裏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箇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逃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僕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

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里好柴進道已使人回
滄州去取來了高廉大怒喝道這厮正是抗拒官
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眾人下手把柴進打
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
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
裏監收殷天錫屍首簡驗了自把棺木殯葬不在
話下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讐教丈夫高廉抄扎
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園院柴

進自在牢中受苦却說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
寨裏來見眾頭領朱仝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
朴刀逕奔李逵須知此只是周旋前文蓋既已一
時借作波折便不得不與之收拾
完繳所謂情生文文又生情子不得已也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鬪朱仝
胸中自有一場大瀾且未及說而見人晁蓋宋江
要厮殺便且與之厮殺妙人之妙如此并眾頭領一齊向前勸住朱江與朱仝陪話道前
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
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

此是餘
文不入
朱仝傳
亦不作
李逵傳

寨便休記心只顧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

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美髯陪話李逵睜着怪眼

叫將起來有時要他死亦肯有時要他陪話亦不肯真是第一妙人說道他直

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自是李逵心口如一

他又未曾有半點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話宋

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此語與下語不連雖是軍

師嚴令此語與下語又不連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此語與下語又

不且看我而與他伏箇禮看他句不連我却自拜你便

了灣灣曲曲一句一換直換到此句不得不令李逵心肯寫盡宋江權術當而轉變而出耐菴

何難為宋江作一片理直氣暢語足使李逵心服

而必故為如此屈曲斷續之辭此蓋所以深明宋

江之權術乃至忍於欺天性一直之李逵而又敢

於李逵面前明明變換以欺之所謂深惡痛絕之

也李逵喫宋江夾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為是

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一逼字沒奈何了四字寫李逵服宋

江畢竟不是心服妙筆李逵喫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

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畢山寨裏

晃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箇和解補寫晃蓋正是反剔

宋李達說起方纔說起雖文勢不得不不然亦活寫李達天趣柴大官人因

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

府妻舅殷天錫娶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

死了殷天錫那厮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

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

宗回山便有分曉未審虛實輕動大軍既不可差人往探稽遲時日又不可忽然

斜插一句有意無意便似恰好湊着者巧心妙筆獨我能知之耳李達問道戴宗

哥哥那里去了吳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

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見

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反作一註註開去以自掩其筆墨之跡妙絕每每

有一段事前文不能及因前後文補叙出者此自是補叙之一例今此文乃是前文實實本無而一

時不得不生出此一法以自叙其兩難之說言未筆謂之隨手撮出例並非補叙之一例也

絕只見小較來報戴院長回來了看他何等迅疾

上文之能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

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

達殺高唐州去了逕奔那里去打聽只見滿城人

卷五十六

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下在牢裏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箇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達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妙人妙語正以不可解為奇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

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

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寫宋江自到山寨便軟禁晁蓋不許轉動而又每以好語

遮飾之權詐可畏如畫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愿替

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穰

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第一員便點林冲陡然提出五嶽樓煩請林冲

下散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

飛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

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仝雷橫戴

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山寨，望高唐州進發。梁山泊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倒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看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

看他起勢過接

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號為飛天神兵。輕輕添出四字，便就柴進傳中，收出公孫勝來，可謂文心梯接而上，不得認真，謂當時真有其人也。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便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

柴進失陷
三
貫華堂

敵軍來到却說林冲花榮秦明總出三人引領五千人

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住

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別出二人

上總出三人此又別出二人便單單讓出林冲

箇頭來為五嶽樓下白虎堂前山神廟裏無數

大書一齊吐氣也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

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自嶽樓下忍此

一口氣節堂前再忍一口氣草場外再忍一口氣

乃至水泊裏再忍一口氣直到此一處方方一齊

發作快文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快快出來姓高的賊所包

甚廣俗本說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軍官都出

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

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

民強盜罵高廉只此一句下我早晚殺到京師把

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是對高廉罵

高俅各人心中自有怨毒妙絕柴進傳中忽為

林冲傳作結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矣

此等意思又確是林武師宋江不爾武松不爾

魯達不爾李逵不爾石秀近之矣而猶不爾高

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

裏轉出一箇統制官姓于名直拍馬掄刀竟出陣
前林冲見了逕迤于直兩箇戰不到五合于直被
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擷下馬去小喜
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出馬報警軍官隊裏又
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温雙名文寶使一條長鎗騎
一匹黃驃馬鑿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
蹄蕩起征塵直迤林冲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
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

戰温文寶兩箇約鬪十合之上秦明放箇門戶讓
他鎗湖進來手起棍落把温文寶削去半箇天靈
蓋死於馬下那馬跑回本陣去了小喜兩陣軍相
對齊吶聲喊高廉見連折二將便去背上掣出那
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念念有
道疾入字耐菴撰之於前諸小說家用之於後至
今日已成爛熟舊語乃讀之便似活畫出一位法
官字字有身分有威勢有聲響只見高廉隊中捲
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裏飛沙走石撼地

掃天刮起怪風，逕掃過對陣來。林冲、秦明、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馬亂攏，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神兵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
先將兩番小喜，作一波折，然後轉出一番大敗來，看他處處不作直筆。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却說

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術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
忽然又作一折。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咒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喫了，搥旗搥鼓，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并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劍縱

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阜旗如吳學究道

那陣內阜旗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

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有破陣之法

諸軍衆將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

小將較不要與他強敵挑鬪但見鞞響一齊併力

擒獲宋江我自有重賞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

轡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先插手

裏拿着寶劍出到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

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拆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

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

省得我腥手污脚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

喝聲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怪風來宋江不等那

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把劍一指

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

兵隊裏去了小喜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

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神兵隊

裹捲一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羣怪獸毒蟲直衝

過來又是一番大敗却於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

呆了宋江撇了劍撥回馬先走可知天書非衆頭

領簇捧着盡都逃命大小軍較你我不能相顧奪

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

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趕殺

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宋江來到土坡下

收住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喜衆

頭領都有特特註明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

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

奈何吳學究道若是這厮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

夜要來劫寨須知此非學究妙算正是可先用計

提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

扎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楊林白勝於

去舊寨內將息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

此一役
是為後
回作地

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分只見風雷大作楊林白
勝同三百餘人在草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走引領
三百神兵吹風唳哨殺入寨裏來見是空寨回身
便走楊林白勝吶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便
走三百神兵各自迤逃楊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
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妙絕○上文吳用只合
云那厮會使神師計必
須請將公孫勝來方可却忽然又算兩軍併殺方
急若必須請將公孫勝來則又將如何按住高廉
一面耶左思右想陡然算到不如射他一箭然日
裏方奪路逃命之際營勢必所不及故又左思右

想算出預備劫寨一番此皆良工心苦獨我能知
之也○後文又劫寨者蓋言高廉慣要劫寨以遮
掩此文筆墨之跡切勿為古衆軍四散冒雨趕殺
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
深入只要一箭足矣少刻雨過雲收復見一天星
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棚翻射倒拿得神兵二十餘
人如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
吳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
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

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寫便

得一似真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入寨中

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為是人少不敢

去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

了分撥眾頭領下了七八箇小寨圍繞大寨隄備

再來劫寨豈有再來劫寨之理正是備菴自掩之

筆也○後文偏又當真再來劫寨則耐

菴弄奇犯險每以此一面使人回山寨取軍馬協

助於高廉中箭後傳出二人一備再劫一取救兵

皆故意避開取公孫勝一句以自掩其筆墨之

絕妙且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

守護城池曉夜隄備且休與他廝殺待我箭養平

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劫寨一段文字乃正却說宋

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

這箇高廉尚且破不得儻或別添他處軍馬併力

來助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

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這箇人來柴大官

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正是要

第五才子書
柴進失陷
三
貫

除起霧與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畢竟吳學究說
這箇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